



并进

陈顺源

## 悉尼夏天“过春节”

□朱霖云

春节,是冬天迎春的节日。然而,我却在夏天过了一个春节。

那是2018年的春节期间,正逢我们在澳大利亚悉尼与儿孙们团聚。中国和澳大利亚分处北、南半球,四季正好相反,我们过春节的冬天,悉尼是夏天。

当年2月15日是农历除夕,我们老两口早早去家附近的Campsie小镇,镇上熙熙攘攘,满满的除夕气氛。我们到台湾同胞开的通利超市,这里国内有的都有,我们买了春卷皮子等晚上急用的,匆匆而归。

因为安排了晚上到悉尼歌剧院听交响乐,下午5点,儿子儿媳接回上学的两个孙子,一到家,老伴摆上了煎鱼、红烧仔鸡、鳄鱼汤、蘑菇炒青菜和春卷,祖孙三代6人,风卷残云吃完了晚饭。

驱车20分钟,我们来到悉尼歌剧院。周围插满彩旗,上面画了各式各样的狗狗,还搭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五彩狗,各色皮肤的人纷纷抱狗合影,和华人一起喜迎中国农历的狗年。

虽是夏天,观众均着正装、穿皮鞋入场,在音乐厅外的围廊喝咖啡,吃冰淇淋,观赏悉尼海湾的夜景。晚8时,悉尼交响乐团演奏开始。上半场演奏的西洋乐曲,我和不少华人似懂非懂,强打精神。下半场,中国某地学生交响乐团一曲中国民乐《春节序曲》开场,华人听众立马腰杆挺直,精神振奋;接着《黄河协奏曲》《我的祖国》,观众席的鸦雀无声中,激昂着豪情,奔放着壮怀。在《拉德茨基进行曲》时而舒缓如流水,时而轰鸣似雷霆的旋律中,我第一次在异国

他乡度过了除夕之夜。

大年初一(2月16日)一大早,大孙子高声叫道:“爷爷奶奶中国年好!”小孙子也跟着咿咿呀呀。因为是星期五,儿子儿媳照常上班,两个孙子照常上学。“爸,找些红包给我。”离家前,儿子说。我翻出一二十个,儿子每一个放入纸币澳元,说是给员工发红包。

当天整整一上午,我们给老父亲和国内的亲友视频、微信祝福春节。悉尼家的周围绝大多数是外国人,风光如常,毫无春节气息,偶尔看到院门上贴着大红对联的,是台湾或香港的居民,才稍稍闻到一丝春节的味道。晚上,儿子回来让我们看他拍的视频和照片,除了有他给员工发红包,和员工欢聚一堂的,还有舞狮子的队伍到公司敲锣打鼓、祝福吉祥,直到给足了红包,他们才欢天喜地地舞到另一家公司。大孙子带回来同学给他的礼物,有各国小朋友的折纸、写的卡片,英文写着“中国年快乐!”

正月初二,星期六,正好是他们的休息日。我们全家来到悉尼市区。儿子的公司在著名的乔治街上,临近唐人街,附近灯杆上飘扬着狗的图画,购物商场悬挂着巨幅狗画,广场上搭建着狗的模型,华人店门上贴着大红对联,满街是红灯笼、中国结。夏阳高照,热浪滚滚,人们穿着短衣短裤拖鞋,外国人看到华人面时,比平日笑容更灿烂,有的还会拱手示意。

所有的中国餐馆里满满当当的中外食客,排着长长的等待队伍。喧天的锣鼓声把两个孙子引领过去,我们

来到一个大商场,一支舞狮队、杂耍队正在一楼表演,各楼层站满了观客,小孩流连忘返,外国人更是目瞪口呆,有的竟还手舞足蹈起来。

悉尼港湾达令港是市中心最大的游乐去处,我们在这里度过了正月初三。依然烈日炎炎,但树荫处、帐篷下凉风习习。大孙子带着小孙子,和各种肤色的小孩一起,赤脚玩沙子,穿短裤玩水,在儿童游乐场奔跑、攀爬。来了一支十几个西人的吹奏乐队,忽而欢快、忽而铿锵的乐曲吸引来了几十个中外小朋友。音乐继续嘹亮,小朋友们却如小鸟般飞向港边,原来,一支华人“财神”队伍浩荡而来,当头的装扮成传说中的财神爷,一路发送红包,小孩们见者有份,欢欣雀跃接过,孙子打开红包,里面是5角钱的澳洲硬币。紧随“财神爷”后的披红戴绿、载歌载舞,殿后的是鼓乐队,吹吹打打,惊天动地。

入夜,达令港火树银花,摩肩接踵,各式各样的大型彩灯遍布,有狗为主的十二生肖,有各种形状的大红灯笼,有中国的古镇古街、小桥流水、古典园林,无数小孩手提刚买的彩灯在飘洒的人造漫天大雪间穿行。8点整,音乐喷泉在海湾升起,西洋乐和中国民乐交替奏响,一刻钟的烟花五彩缤纷,悉尼海港一派春节的洋洋喜气!

第二天星期一,虽是农历正月初四,儿孙们上班、上学如常,年味渐渐远去。

悉尼夏天的春节,新鲜多彩而又恍惚少味,似乎缺少了除夕的家人大聚会、围坐看春晚,缺少了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踏雪放鞭炮,街巷堆雪人,不那么地道的春节,也成了记忆中不多的难以忘怀。

## 我试图破译麻雀的哲学

□张士达

麻雀做梦都想不到翻身的一天

曾是“四害”之一,人人喊打喊宰

如今却成了保护对象,神气活现

宛如一块香饽饽,其他鸟儿多羡慕

麻雀生性机灵,善于随机应变

一只麻雀,喳喳在自言自语,无拘无束

二只麻雀,喳喳、喳喳在拉家常,随心所欲

三只四只麻雀,喳喳、喳喳……

在开小组会,可没有明

确的主题

一大群麻雀,喳喳、喳喳、喳喳……

场面好热闹,却更显杂乱无章

一只麻雀,喳喳在独唱,自娱自乐

二只麻雀,喳喳、喳喳在二重唱,争出风头

三只四只麻雀,喳喳、喳喳……

在小合唱,却洋相百出点赞少

一大群麻雀失去优势不是合唱,而是纷纷发表议论

乱成一锅粥,缺少主心骨

紫琅诗会

## 夹袄

□夏俊山

“他脸上黑而且瘦,已经不成样子;穿一件破夹袄,盘着两腿,下面垫一个蒲包,用草绳在肩上挂住;见了我,又说道,温一碗酒。”诵读课文《孔乙己》,有学生问我:“夏老师,夹袄是什么样子的衣服啊?”学生不清楚夹袄是什么样子,很正常,因为他们没穿过,而我,有被夹袄温暖过的童年,怎么会不了解已经消失的夹袄?

夹袄是穷人的衣服。我的童年,从记事起,就穿过夹袄。那是20世纪60年代,全家人熬过了三年大饥荒,日子已开始好转,不过,想添一件新衣,仍然是很奢侈的事。孩子们往往等过年、盼过年。过年了,才有添新衣的希望。

那时,买布要钱,还要布票,省吃俭用,扯回几尺布,大人舍不得自己做衣服,就在油灯下,一针一线给孩子缝新衣。姐姐比我大三岁,有一年过年,妈妈给姐姐缝了一件格子布棉袄,姐姐穿上后舍不得脱,在村子里到处跑:“我有新衣服啦!”我没有新衣服,很不高兴,妈妈说,等一等吧,姐姐嫌棉袄小的时候,她的这件新棉袄就是你的。小孩子长得快,妈妈说话算数,两年后就把姐姐的棉袄给了我。

男孩子穿女孩子的衣服,现在看,有些不伦不类。那时却顾不了这么多。一件衣服,老大穿过了给老二,老二穿过了再给老三。姐弟4人,我是老二,能有没破洞不打补丁的衣服穿,不错了,哪有那么多讲究。我穿上姐姐的棉袄后,一晃就是春天。一天,妈妈拆开我的格子布棉袄,掏光了里面的棉絮,又穿针引线缝好了,让我继续

穿。她解释道:天暖了,要穿夹袄。到了冬天,我再给你把夹袄改成棉袄。什么是夹袄?这时我已明白了:把棉衣中间的棉絮掏光,只剩下面子和里子两层布的上衣,就叫夹袄。

夹袄适宜春秋两季穿。在过去的困难年月,穷苦人家的一件上衣常常要穿四个季节:冬天填入棉絮为棉袄;春秋两季抽去棉絮变为夹袄;到了夏天,将夹袄拆开,可以改缝为单衣。就这样,随着季节变化,一件衣服“改头换面”好几次。这样做虽有些麻烦,但比没衣服穿强多了。遗憾的是,那时没有化纤布,全是棉布。棉布没有化纤布牢实,经不住一年四季穿在身上风吹日晒,容易出现破洞。这时只好找来旧布碎布把洞补上。

我穿着夹袄,没有像姐姐刚穿新衣时那样到处炫耀、到处跑。我只是默默地爱护着自己的夹袄。屋后的树,我不爬;灌木丛,我不钻,就是怕夹袄被树枝挂住,弄出破洞。夹袄一旦打上补丁,该有多难看啊。俗语云:人有失足,马有失蹄。有一次,我跟小伙伴在草堆间躲猫猫,一时兴奋,没注意有个草墩子夹着树条子,把我的夹袄袖子扯了个破洞,泪水盈满了我的眼眶。

秋去冬来,有的人家因为孩子多,农活多,大人忙不过来,天已经很冷了,小孩还穿着破夹袄,早晨晚间,小孩冷得缩着脖子、抱着膀子,靠在土墙边直打战。我的妈妈,只要冷风起,气温降,她就会连夜在油灯下絮棉衣,第二天早上,我的夹袄就变为暖和的棉袄了。

随着人们生活的好转,夹袄也就自然而然淡出了人们的生活。现在,偶尔也有人穿“唐装”夹袄,当然,这与“孔乙己”“祥林嫂”,乃至我童年时穿的夹袄是大不一样的。

芬芳一叶